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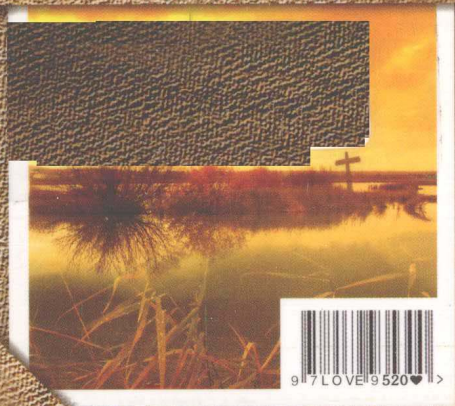
ON THE EDGE 钟菱◎著 ZHONG LIN G ZHANG

贩给恶魔的一生

LOSE TO DEVIL

钟菱 著

Z H O N G L I N G Z H I



9 7 LOVE 9 520 ♡ >

On the edge
人在边缘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魔鬼
不信就请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文藝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钟菱◎著

贩给恶魔的一生

LOSE TO DEVI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贩给恶魔的一生/钟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399 - 3697 - 0

I. ①贩…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9439 号

书 名 贩给恶魔的一生

作 者 钟 菱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古月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芯 伊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697 - 0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机上的年轻尸体	001
第二章	迟到的美利坚	017
第三章	邀死神跳支探戈	039
第四章	我们的故事并不美丽	058
第五章	天使的号角	079
第六章	恶魔的呼吸	103
第七章	彷徨之门	120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 八 章	出发前的谎言	138
第 九 章	罪恶之城	157
第 十 章	谁是我的守护天使	175
第十一章	拉斯维加斯不相信眼泪	199
第十二章	一个早已不存在的谋杀	220
第十三章	没有真相的白昼	238

第一章 机上的年轻尸体

当我推开厕所门见到纪小璐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当然，在整个事件的一开始我并不知情。

她看上去很冷，白色的连衣裙外裹着暗红色的旅行毯，脖子缩着，脸垂下，只有乌黑的长发露在外头，一直垂到膝盖。我以为她只是忘记锁门，所以忙不迭地打招呼想退出去，可她没有动。

转身时，门闩挂住我胸口的蓝牌导游证，扯了一下我的脖子。

这一刹那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执念，我很肯定她出了什么状况。

我折回去，屏住呼吸。

我没有贸然做什么动作，她身上红白黑的三色搭配冲击着我脆弱的视觉神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站着她坐着，我直视她埋头，我期盼她动一下，她却连睫毛都没有抬。

我伸出食指慢慢……慢慢地探过去，点了点她的肩，她不动。

我微颤着的手指平移到她的唇鼻之间。

没有气息！

足有五六秒，我无法思维无法说话，过后才想到要尖叫，喉咙口却被翻涌上来的恶心想堵住，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捂住嘴冲出厕所，在最近的地方找到一只呕吐袋让自己吐了个够。

万幸的是一名空乘人员恰好从我眼前经过，我死拖住她的手一直到了厕所边。

几分钟后，乘务长与两名便衣空警就在机舱后端划出了紧急禁入区，

经过一系列的预检，他们脸上的严肃表情告诉我，这绝不是在拍戏，也不是什么该死的演习，死人了！真的是死人了！

“没有生命体征。”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哆嗦着接过空乘人员递过来的纸杯，在一名空姐的陪同下去另一个厕所漱口，直到听见哗哗的水声，才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儿意识找了回来。

“你怎么样？”身后有人问道，同时从背后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已然顾不得什么礼貌，按着剧烈起伏的胸口侧身接过纸巾，擦干净了之后才有工夫看后头——站在我背后的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方才预检尸体的空警之一。

我摇摇头，我还能说自己很好吗？我发现了尸体！尸体！死的毕竟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姑娘。况且我们都在同一架飞机上，目的地也相同——美国的洛杉矶。

这个看上去有些混血的高个子空警自我介绍道：“我姓丁，丁维天，我想找你谈谈。”

我点点头，现在似乎也只有听从这一个选择，除了吐过之后嗓子有些烧疼，我承认其他方面都还好。

“各位乘客请注意：我是本次航班的副机长，因为机上乘客的特殊原因，我们将经停日本福岡机场。Passengers attention, please…”

这段突如其来的广播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有些人坐不住了，大声地询问乘务员：

“啊，什么事？”

“妹子啊，飞机挂了！”

“娘呀！飞机坏了！”

“什么情况？你们讲讲清楚！”

“我是记者！我要求采访……”

“……”

机上广播不得不再次响起，“各位乘客请注意：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请大家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将座椅靠背调整到正常位置。所有个人电

脑及电子设备必须处于关闭状态。请注意，飞机的各项性能指标正常，请耐心地配合我们做好降落准备……”

我跟随姓丁的警官在机舱走道边的乘务员专座坐下，扣好安全带。我掏出随身携带的灰太狼化妆镜照了照，镜子里的自己惨白着一张脸，像是刚经历过一场恶疾。我试图开始讲些什么，“您要问什么？我一定配合，不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丁维天点了点头，“不要害怕，先告诉我你的基本情况，然后给我讲讲你发现尸体的经过。”

“李静，二十岁，喏，我是个全陪导游。”我把导游证拿给他看了一下。

发现尸体的经过……我努力把思想集中在丁警官说的这几个字眼上，我现在还控制不了指尖的抖动，因为我还没有从刚才的惊吓中恢复，或者说我现在还处在灵魂出窍的边缘。我强迫自己镇定，并用右手拇指牢牢地卡在左手虎口处，几下过后，那个地方已经被我掐出了血痕。

我咽了口口水，“我刚才去上厕所，我……就看见了……我……”我知道我这么说话像极了一个白痴，可我还能怎么说，事实就是我在厕所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通知了空乘。如果说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故事是一部《牛津字典》，那么我不过是碰巧看过最后定价的路人甲而已。

这时，另一名留着一圈青胡子的年轻空警走过来问丁维天：“队长，现在怎么做？”

“让所有的旅客坐回座位上，根据登机名单逐一核对失踪者。”

“好。”

丁维天转过头来，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启发我，“在你进厕所之前看到过什么？或者说听到了什么？厕所门是不是锁住的？你走过去的时候曾与什么人擦肩而过？请你努力回忆一下，然后告诉我。”

“进去出来时都没有看到特别的人，也没听到异样的声音，厕所门没有锁住，我用力一推就开了。”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丁维天皱起的眉头足有小山丘那么高。可我能

有什么办法呢，我交代的都是实情。

机上广播正一次次地提醒乘客飞机已接近福冈机场，不过飞机并没有立刻降落，似乎正在等待地面的指令。

“你回忆一下，厕所的指示灯是亮着的还是暗着的？”丁维天继续问道。

“暗着的。”

“表示厕所可以使用？”

“是的。”

我轻声叹了口气，随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声响，我这声叹气也被淹没了，在机舱中消散殆尽。

机舱里突然有人惊呼，“看！下面好多警察！”

我不用往窗外看也能知道，停机坪上等待我们的一定是一大批警察。

“队长，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过了。”青胡子空警又折回来。

“好的。”

“姓名是纪小璐，二十三岁，她的位置就在48A，我们这就去确认一下。”

“什么？纪小璐？我名单上有她。”我夸张地张大了嘴，我知道我现在的形象糟糕透了。怎么会是她呢？难道是因为我刚才太紧张，才认不出她，可我记得她上飞机的时候穿的不是这套衣服啊。

“你认识？”

“天哪，天哪，她是我们旅行团的团员！”

丁维天示意我等下再讲，他站起来往后走，我也下意识地跟了过去。

“48A，就在我们身后两排。”

我顺着青胡子空警的手势一步步走过去，我口里发出的已经不是人声，“唔……唔……唔……”

丁维天迅速拉开我。

48排的位置上没有其他旅客，其中一个空座位上的小桌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放了下来，上面站着一双血红色的女式高跟皮鞋，鞋跟又细又尖，它孤零零地站在桌板上，仿佛要戳穿桌面。鞋子的前端还镶嵌有一朵

金边布艺红花，这花的颜色艳丽得让我窒息，这似乎，这似乎是用鲜血染成的地狱之花。丁维天迅速戴上手套拿起这双鞋，我喘着粗气从侧面近看，这诡异的漆红色并不只存在于布艺花朵上，鞋跟、鞋底甚至鞋的部分侧面都已经沾上，只不过乍一看不容易注意到。

丁维天默默地把这双鞋交给青胡子空警保存，他打开头顶的行李箱，里面空无一物。

“这位乘客的行李不在这里？”

“好像是。空乘人员说她是嫌前面太吵影响她休息才要求换到这个座位。”

“那她原本的座位是……”

“33B。”我和青胡子空警异口同声报出这个号码。

“你也知道？”丁维天看了看我手里的自制座位表，似乎很感兴趣。

我展开给他看，那张座位表是上飞机前我逐个登记的，这次是十个人的小团，所以我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格外充分。

“你是这个团的导游？”

“是的。”

“十个人的团？”

“是。”

“纪小璐有同伴吗？”

“没有。”

我随身的记事本是粉色的 Hello Kitty，在扉页上面记录着的十人名单是这样的：

1. 姜丽：女，21岁，北京客人，座位号29J
2. 崔集梁：男，37岁，合肥客人，座位号33A
3. 纪小璐：女，23岁，广州客人，座位号33B
4. 覃晋磊：男，22岁，深圳客人，座位号33C
5. 金琳：女，25岁，山东客人，座位号33D
6. 蒋连成：男，30岁，山东客人（金琳的丈夫），座位号33E

7. 彭美：女，32岁，上海客人，座位号33 F
8. 李国建：男，35岁，上海客人（彭美的丈夫），座位号33 G
9. 我公司持证领队：傅嘉 座位号33 H
10. 我公司持证导游：李静 座位号33 I

丁维天把我的记事本拿过去翻了翻，抽出里面夹着的团队详细资料，随即把本子还给了我。

“这个可以借我用吗？”

“可以的，没问题。”

“谢谢你的配合，你先回座位。”

我梦游般迈步往外走，我还是无法相信这是事实。

傅嘉正斜斜地靠在机舱走廊边，用手里的佳能500D时不时抓几张窗景，从侧面看他的脸很精致，是女生一见就会着迷的类型。他无视空乘人员的劝告，直接迎上我说：“静静，出了什么事？”

“哥——”我浑身无力，脑袋绵绵软软地搭上他的肩膀。

一旁的空姐又一次提醒我们，“请配合我们，立刻回到座位上。”

我一五一十地把刚才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边走边撅着嘴怪他，“我说不要跑这么远的团吧，‘新马泰’不是挺好吗？香港更方便，闭着眼睛都能去。美国有什么好玩的，还没下飞机就出事，社里那帮女人要是知道了，挠墙上吊都有可能。”

傅嘉没有说话，他只是温和地笑笑。我们俩总是这样，我唠叨个没完，他默默地听，我说完了这事情就完了，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丝毫都不会被我影响。我的同学们对我有这么一个哥哥都羡慕得要死，当她们进一步得知我们俩并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甚至疯狂地把我也列入假想的情敌之中。在我的记忆里，从小到大大哥哥对我都很好，他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温和有礼，不过有些时候，他看着我眼睛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在看谁，好像我并不在他的眼里。

“哥，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啊？”

足足有一分钟后他才回答我说：“有啊。”

“怎么办？”

“下了飞机往社里打电话。”

气死了气死了，我要被他气死了，每次都这样，他总是不温不火。

纪小璐的尸体在第一时间被抬下飞机。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一团裹着白单的东西之后，我本能地厌恶它，希望它早早在我的视线里消失。可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在一片欢喜的声音中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在旁人冰冷的眼光中离去，我害怕了，真的。我们跟随其他同机的旅客接受了最严格的下机安检，随后被暂时安置在福冈机场宾馆，我忙前忙后安置完其余的团员，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我看到雪白的床单时立刻双脚发软，倒头就睡，两个半小时的飞行时间，对我来说比一个世纪都要漫长。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的意识才被胃里一阵又一阵的灼烧感唤醒，该死的，这次出来真晦气。我在床上又挨了一会儿，实在是胃烧得难受才不得不起床。我坐起来捋了捋额前的头发，对着衣橱镜子发呆，没轻没重地捶了一下枕头，觉得自己真是没用。我干兼职导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南非、埃及、北欧，去过的地方也不少，社里的人都知道我头脑灵活嘴皮子又好，天塌下来我都能给补回去。现在看来，自己根本就是个纸糊的老虎，虽然我今天遇到的事情不是一般人轻易会遇到的，可我这个魂都掉了的屎样，说出去也挺丢人的。所以我决定振作起来，先洗把脸出去吃点东西。

我到酒店餐厅的时候，正好是晚上六点半。我下意识地抬眼看了一下挂钟，思量着自己是该吃晚饭还是夜宵。餐厅服务员热情地送上菜单，我刚坐下来拿起菜单研究上面的图片，就有一个低沉的男声飘入我的耳鼓。

“该你走了。”

我顺着声音向左看去，有个男人正在自己和自己下围棋。咦，这不是丁警官吗？他的轮廓越看越像混血儿，至于是哪个国家的我很难辨别清楚。头发是棕黑色的自然卷，脸型更像亚洲人，眼窝有些深，眼睛也

是棕色的，鼻子虽然不是北欧人那种又细又高的类型，但也比一般亚洲人的鼻子要挺直一些。肩膀宽宽的，穿一件深蓝色的T恤，显得十分有型。

我见过自己和自己下棋的人，譬如我家邻居老头儿就经常这么闲玩，但是我没见过自己和自己下棋还自言自语的人。这个空警真有意思，非但自言自语还说得很有劲，“该你走了，你快点。”

我下意识地冲着他微笑，除去警察这层身份不说，他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也许是对方也察觉到我的目光和笑容了吧，他停手，站起来问：“你还没有吃饭？不会是吓晕了吧？”

我小吃一惊，活像是一只被踩到尾巴的花猫，立刻弓起背脊说：“胡说，我胆子大着呢。”

“哦？小姑娘说话这么冲。”

我立即还以颜色，“是你先招惹我的——”

丁维天哈哈笑道：“这么说还是你有理了？”

我瞪他，再瞪他，虽然我知道我把眼珠子瞪出来也无济于事，不过被他以这样的方式嘲笑，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的，好像有几只蚂蚁在我心口上爬来爬去。我攥起我标志性的小拳头，嘟起嘴，我真的不高兴了，这人怎么这么没眼力见，人家正饿得前心贴后背呢，他凑上来问东问西的干吗？越想越上火，若不是在异国他乡，他又是个警察，我早就直接拍桌子了。

我虎视眈眈地仰头瞪着他，正遇上他探寻的目光，四目交错之时，我却有些莫名的心虚，怏怏地扭头不敢看他的笑容，只觉得自己的头发根儿都被他笑得酥麻了。这个男人的眉在笑，眼在笑，就连浅浅的酒窝若隐若现地都在笑。不过他的眼睛还是沉着的，那里面似乎包裹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勾起我本能的好奇。

“那个女人怎么样？”

“没怎么样，送检了。”

“我们社里已经通知家属了。”

“警方也通知了。”

他的回答实在是缺乏创新，比起办案，他似乎对我更有兴趣，他把他的座位和我的座位换到了一起。我低眉顺眼地要了份海鲜乌冬面，他就挨着边上下棋。我毫不谦虚地认为自己对于围棋也略懂一些，一时手痒凑热闹也下了一局，不过实在是水平太臭，被杀得丢盔卸甲，没几分钟就蔫了。

我为自己捏了把汗，心里头琢磨着：还是吃面吧，吃面总不会错的。

丁维天倒是一点儿也不介意方才的不愉快，有一句没一句地与我闲聊，“想早点儿到达洛杉矶吧？”

“是呀。”我端起杯子装模作样地喝着大麦茶，长长的指甲在纸巾上划出一条白色的痕迹。

“这下要晚好几天才能到。”

我点头，“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通知社里和美国接待方了。”

“这就好。对了，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们这个团为什么人数这么少，而且客人还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据我所知，一般江浙沪的客人不会从北京出发，而北方的客人更不会选择南方的旅行社来安排自己的行程，你们这么做实在有悖常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一项变相的审查。我有气无力地说：“这次是奖励旅行。”

“奖励？公司内部旅游？”

“差不多，但也不全是。这次活动的出资方是美国 SFV 公司，我们协助他们通过短信互动的方式，抽出一、二、三等奖的最佳观众，组织他们去美国旅游，并去拉斯维加斯现场观看比赛。”

“SFV？国际体育赛事策划公司？”

“就是这家。”

他不再说话，沉默了半晌，似乎是在看棋局，待到我想偷偷结账走人的时候，他才恍然道：“你想起什么就及时告诉我，我的房间号是 1103，你是 206 吧？”

我闪烁着“哦”了两声，毛着腰躲了出去。

对我来说今天的事情太过突兀了，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警察的明察暗访，手该放在哪里，话该说哪几句。见到丁维天之后我才不得不承认，个人气场的确是存在的，或者套用西方的名词解释那叫人格魅力。回到房间之后，我决定先看会儿电视，然后把自己深深地埋在空调被里，一切的一切等明天再去思考。

新闻当然是用日语播报的，叽里呱啦讲的是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懂。不过，全世界这种社会新闻都差不多，那些似曾相识的画面和字幕让人提不起精神：第一条是日本首相访美，双方领导人友好握手，接着是某党要员深入社区与民同乐，镜头一转，跟踪报道食品卫生存在盲区，最后一条是民航客机尸体初检结果为心脏病突发导致的猝死……

我撇撇嘴，斜斜地靠在被子上打了个哈欠，上下眼帘正在亲密地互相勾引，随手换了几个频道，最终定格在动漫节目上，我吧唧吧唧嘴，正要沉沉睡去，脑子却越转越觉得不对劲，我只觉得后背慢慢发冷，不由自主地抓了个枕头抱住，刚才那个新闻的后半截怎么那么别扭？

想想……再想想……

第一条是首相访美，第二条是某党领导深入社区与民同乐，第三条是关注食品卫生问题，最后是民航客机尸检结果……

屏幕上的字幕又鲜活地蹦了出来：心脏病猝死！

今天降落在福冈机场的航班一定会有很多，但是除了我们这架飞机以外，还有哪个航班会与某人死于心脏病扯上关系！

妈呀妈呀，纪小璐看着也是挺年轻的一个姑娘，怎么就有了心脏病呢？我们出发之前不还组织过体检吗，怎么一上飞机她就心脏病发作猝死了呢？想到她低垂着的头颅，我的上下牙又不争气地打起架来，我觉得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沾上了恐怖的粉末！橘红色的电视机套里可以裹进一只残手，一扇扇白色的橱门更是藏尸块的好地方，床下、单人沙发底座、紧闭的厕所门，连我随身携带的那个行李箱似乎都张着阴森森的口，随时随地都会吞掉我的手脚。我陷入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中，明知道意外随时都会发生，纪小璐心脏病突发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我这心里头

就是害怕。

苍天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时，一个缥缈的声音传了过来，“静静……静静开门。”我拼命捂住了耳朵。

砰的一声，房门大开，“你在房间里怎么不开门？”

傅嘉与一名日籍服务生就像从天而降的机械兵一般站在我的面前，他手里拿着一张备用门卡，精致的脸上明显有不高兴的神色，难道刚才一遍遍隔着门喊我名字的就是他们？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是该笑自己神经质，还是该怪他们来得不凑巧。我暗暗给自己鼓气，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理直气壮些。

“哥，你干什么嘛！”

日籍服务生频频鞠躬，“很抱歉，这位客人十分坚持我们才这么鲁莽的，打扰您休息了。”虽然他的中文很不标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诚恳。服务生在屋中环视了一下，确定没有什么异样，转身就退了出去。傅嘉显然没那么客气，他那怀疑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我牢牢抓紧的枕头上。我有些生气，他干吗一直这么看我？

“打你手机你不接，敲你房门没有人答应，到处都找不到你，你说我干吗？”

“……”

“从前有个姑娘叫李静，她是笨死的。”

“……”

好像每次理亏的人都是我，这到底是怎么整的？

“你吃过饭了？”

“刚吃了点儿，哥呢？”

“拜你所赐，还没有。”

我决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新闻刚才说记小璐是死于心脏病的，这个不可能吧？”

“不然呢？”

“呃……”转移话题失败！

“她的具体情况警察会向家属说明的，你操什么心？”

“哦。”

我们兄妹俩经常会这样，一个火急火燎，一个稳如泰山，我把世界上能操的心都操完了，他却在一旁不紧不慢地泼我冷水。

“那我去吃饭，你继续睡。”他果断地转身，留给我一个冷峻的背影。

当门被傅嘉合上的那一刻，屋子里又恢复了无声的状态。我连忙打开电视，那些蹦蹦跳跳的广告画面和聒噪的音乐声一下冲入了我的听觉与视觉，我的四肢百骸忽然就觉得充盈了。身体仿佛是一块硕大的海绵，饥渴地蜷缩着，需要不停地被植入别的东西才能赶走空虚。我就这么四仰八叉地躺着，开着灯，开着电视，音量还调得很大声，我想今晚我可能就这么睡过去了。

房间电话铃响——

我犹豫了一下才伸手过去接。

听筒的那端很是嘈杂，“李静，打开窗户。”

我有些迷惑，这个声音既不陌生又不熟悉，好像一个小时前刚听过，可又想不起来是谁。我还想问点儿什么，对方已经把电话给挂了，只留给我打开窗这一个选择。我随手把一头乌发绾起来别在脑后，走到窗前收起窗帘。

“哇——”

不知道何时，宾馆门前的矮竹树被人系上了五颜六色的祈福飘带，那些长长短短的丝带在晚风中欢快起舞，犹如不知疲倦的夜精灵。

丁维天就站在窗底下，仰头对我说：“嘿，你总算开窗了，还赶得上烟火表演。”他的话音还没落，一声清脆的炮声就滑向了天空，从花朵初绽到并蒂盛开，从婉约的美感到热情的宣告，每一朵烟花都能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红的、绿的、蓝的、紫的，这些烟火落在我的眼里，那就是跳跃的喜悦，目不暇接的岂止是眼前的美景，连我麻木疲惫的躯体也仿佛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欢乐所惊醒。

“好美啊，好漂亮……”我呆在窗前，似乎已经找不到别的词来赞美眼前的场景。